

早晨

早晨，天沒有亮，窗外天色沉黯透著銀灰亮光，秀鳳聽不見公雞啼叫、也聽不到鳥聲啾鳴，醒了，「五點吧！」她躺在床上。在鄉下，早已起身餵雞、整理菜園了，現在，看不到太陽升起，眼睛也懶得睜開，順手拉開壓在她大腿的小手臂，是孫子阿宏，「這個猴孫，睡到十八里雲天去了。」

隔著一棟大樓的巷子，馬路奔馳不停的車輛喧囂去了一層震動，黑煙灰塵也瀟了一次汗濁。偶而冒失的駕駛找不到路，闖進了小巷，猛按喇叭，驚叫巷子幾聲。現在，天還沒亮，大家都在夢鄉裡。

摩托車「嘩—」一聲從巷尾那兒傳來，停一下又走了，從巷子那頭消失了。「送報的。」她聽見報紙丟進隔壁門口的聲音。鐵門捲動「咧—」聲，「扣—」聲碰到了頂端、「卡—」停住了，「對面林太太要去菜市場揀貨了。」她上個月認識的鄰居，從年輕就在菜市場賣魚到現在，差她一個生肖。「喵—」一聲，「喵—」又一聲，喵咪從洗衣機跳下來撞到了她昨晚忘記收進來的水桶，「咚—」一聲，踢走秀鳳腦袋瓜裡想東想西的煩惱蟲，她起床了。

巷子裡五樓公寓的二樓小房間，她起個身，十隻手指頭抓起乾澀白髮，順手圈了套在手腕的橡皮筋紮成一束，像在田裡捆一叢曬乾的雜草般快速。拉開門，陽台的喵咪豎起尾巴，黃旗杆似的尾巴直指著晾衣架披著衣服縫裡露出的曙光。

「叫什麼叫，七早八早就叫。」秀鳳嗓門一開，人完全醒了，抓起喵咪到陽台的木架上，她個子不高，比陽台多半個頭，頭頂白花花的頭髮像淋了奶汁似的澀到耳後鬢邊，在黑暗中亮著幾絡銀髮。正對著喵咪，兩雙眼睛互相注視著。

「你真好運，碰到我，帶你來我家，沒有這樣，你不知道在哪一條水溝的垃圾堆。」喵咪靜靜地坐在陽台木架上，看著秀鳳兩隻手臂插著腰，沒有袖子、沒有領子的窄洋裝，露白肌膚呼吸著早晨的涼息。

「你靜靜聽我說，知道嗎？不可以隨便叫。那個不孝子就是不聽我講，才會悽悽慘慘，連我也賠進去。」秀鳳越說越激動，空氣裡跳著尖銳又氣憤的聲音，像大槌敲一聲風鑼，螺旋狀環繞整條巷子。喵咪眨一下眼睛、動一下嘴邊觸鬚，仰著頭，靜靜地聽著。

「你聽懂吧！人就是不如你這隻貓兒，不聽我說，結果跑去泰國做豎仔，還把我從屏東拖來這裡替他養子，種菜、養雞我過得好好的，誰知道來這裡顧孫。住這個公寓，一間房間一張床，客廳兼廚房兼洗衣服，窄得連要曬衣服都不能轉身。偏偏一趟路要回去草地，要轉三班車，光坐車就好了，怎麼整理田地。」鄉下的秀鳳，大嗓門跟自己養的一群雞邊餵食邊說話慣了，一到都市，沒有講話的雞群，就對著這隻昨天在便當店覓食一路跟回來的野貓說。

在鄉下，說話的聲音，混著雞群啄啄的聲音，一句一句、清清楚楚傳到隔著兩塊田地的阿順嫂家，消失在清新的空氣裡。在公寓說話的聲音，扭成一串超強跑車引擎發動「波波波波—」響聲，傳遍巷子每戶人家，每輛停在走廊下的摩托車、汽車、盆栽……，傳回到自己耳裡。

「嗯，很乖，你聽懂了，聽我講就沒錯。你知道嗎？在草地，這時候人家都醒了，在散步巡田，哪裡像這兒只有巷口那家『7』的店，還亮著燈。」土黃色的毛綴著幾小塊白色斑點的喵咪，坐在秀鳳眼前一段時間，靜靜地聽著。

家宏拉起棉被蓋住耳朵矇住頭，想繼續睡覺，不行，「波波波—」的聲音像一串串鞭炮在耳邊爆炸，這聲音鑽進耳朵裡面跑不出來。

「瘋婆子，瘋婆子，瘋婆子，啊—」家宏踢著床、敲著床，全身彈起來，再撞擊床頭櫃，阿嬤的聲音沒有停下來，他拿起枕頭摀住耳朵，走到陽台又走回床「砰」躺回床上，半醒著想到爸爸。

爸爸去泰國了，他暑假和爸爸去過哪裡，他們住在阿姨的家，她的家在一條河邊，天氣很熱，跳到河裡洗澡是最痛快的事。那個阿姨以前常來家裡，抽菸、穿吊帶衣、露出兩邊半個乳房，皮膚黑黑的，眼睛塗著黑眼圈，還有快要從眼皮飛走的長睫毛，常常和爸爸抱在一起。爸爸要家宏叫「媽媽」，他小聲說了「娜娜」。家宏的親生媽媽長什麼樣子，她沒見過，只聽過他出生六個月媽媽就跑掉了，爸爸養他，在哪裡工作，就住在哪裡，讀幼稚園以後就住在這裡了。小時候，爸爸載他去一個奶奶家，那個奶奶比阿嬤還要老，說的話跟學校老師說的一樣，跟阿嬤說的不一樣；跟爸爸說的一樣，跟娜娜說的不一樣。

「阿宏，聽爸爸的話，爸爸的公司已經到大陸去了，沒有工作了，你在這裡，我找阿嬤和你一起住，我去泰國工作，賺了錢再回來帶你去哪裡。」爸爸以前每個星期五晚上穿著西裝打領帶，去奶奶接他回家，星期日晚上再送去奶奶家，奶奶家有個大客廳，還有很多玩具，又煮很多好吃的東西給他吃。

大大的房子，只有奶奶一個人，她每天帶家宏去菜市場買菜，菜市場裡的人見到奶奶就說：「妳的小金雞來了。」說著拿出餅乾、糖果。「家宏，來，背一句唐詩給伯伯聽。」家宏看著奶奶，「唸春眠那一首……」奶奶起了頭，他嘴巴跟著念起來，頭也點起來：「春眠不覺曉，處處聞啼鳥，夜來風雨聲，花落知多少。」「好，念得好，請你吃餅乾。」伯伯笑著拍手又摸了他的臉頰：「才三歲，唐詩背這麼好。」奶奶笑呵呵把他抱在膝間，親他一下，「明天再背一首新的給伯伯聽，領糖果吃。」

從進幼稚園開始，學校老師教的唐詩沒有一首他不會的，這拿手的唐詩在老師面前唸、全班面前唸，朝會在全部幼稚園小朋友面前唸，他唸得又大聲又清楚，每次都得到讚美。現在四年級，學校鄉土語言課，那個鄉土老師要一個個小朋友在他面前唸童謠「六月田水蛙（嘿）蛙（嘿）都當的燒，咧………鯉魚仔落水，偶的偶偶的偶偶的尾的搖」，他考三十分。想到這裡，阿嬤的聲音不見了。

秀鳳看見孫子抱著枕頭走過來又走回去。「阿宏，你作夢夢到這裡來。」喵咪前腳抓了一下耳邊的白毛，張大嘴巴「喵—」一聲輕柔，無聲無息碎到水桶裡去了。「你是知道的，阿宏他爸爸賺錢的時候，沒有我這個老媽，怕我丟他的臉，從來沒有回過家，連娶某也是自己主意，說我矮又醜又老，媳婦看見我會嚇得不

敢跟他結婚。」

「現在自己去泰國逍遙，他老母在這作啞巴，講什麼事情，阿宏聽沒半句，連要帶錢去交老師也不會講，老師追到自助餐，說半天，才知道是要交營養午餐的錢。」喵咪伸出舌頭舔舔前腳下的毛，晃著頭，看一下秀鳳，瞳孔裡映著秀鳳圓領下皮膚的縐褶，頸邊青筋纏繞一條小青蛇似的，不停地爬升。

「你聽懂了沒？你再聽好，像這種兒子，早知道就不要偷生了，讀國中就四處晃盪，只有過年才回來一天，說什麼他讀書很忙，打工很忙，做什麼大頭路很忙，有啦，沒跟我拿過錢，都是自己賺自己用。我也是這樣，自己種菜自己賣自己用。」秀鳳放下插著雙腰的手，拉開衣架上的衣服，一大束亮光透進來，天色去掉了陰灰，些許金色亮光，喵咪瞳孔裡秀鳳的影子縮小了些。秀鳳說話的聲音越來越快，一句一字間像坐客運車，突然緊急煞車停下來，又發動起來。

「你靜靜聽我講就對，這個不孝子連孫子也不讓我帶，帶去找奶媽，又找一個外省婆仔。現在，半句台語也聽沒有？了然！了然！我這個台灣阿嬤作假啦，這個老母像垃圾一樣，丟在草地十幾年了，沒錄用！唉！沒錄用！」樓下又傳來發動摩托車聲音，應該是隔壁樓下的夫妻要去爬柴山了。「講不完。」秀鳳，看看喵咪，還好，這條巷子的人認識了幾個，講台語認識一些人，就是家宏不知道她在說什麼？

阿宏聽不懂阿嬤在講什麼，只知道在罵他爸爸，這個阿嬤和她一起住以後，就一直罵爸爸。「你那個老爸—」開頭這句話的「老爸」，講的大概是他的「爸爸」吧！爸爸只有一次帶他去阿嬤家，一年級過年的時候，那時候，爸爸已經不穿西裝打領帶了，在開計程車。很晚了，開著黃色計程車去阿嬤家，夜裡他聽見爸爸和阿嬤吵架的聲音，隔天天還沒亮，爸爸就氣沖沖載他回家，又去開計程車了。

開計程車那段時間，家宏在睡覺，爸爸就出門，晚上家宏睡覺了，爸爸還沒有回家，他的家庭聯絡簿都是蓋爸爸放在抽屜裡的紅色印章，只有第一天爸爸帶他上學交給老師，他就自己上學、放學了。早餐晚餐拿爸爸放在桌上的一百元，到處去買東西吃，他買最多的是清涼珍珠奶茶，每天剩下來的零錢就放回桌子上。老師說要交錢，他就寫在紙條貼在冰箱上，爸爸就會把錢放在桌上讓他拿去交。老師說要交戶口名簿讀免費的安親班，他也用注音寫在紙條上，隔天一起床，就看到桌上放著老師要的東西。

有一天，爸爸半夜回家，吐了一床，他聞到又是酒又是酸臭的味道，醒來了，叫不醒爸爸，只好到客廳椅子上睡。放學回家，看見爸爸在洗床單被套。「家宏，對不起，爸爸昨天晚上不應該喝酒，怎麼辦？爸爸快要沒有錢了。」爸爸抱著頭在哭，蹲在陽台上，拉著濕淋淋的被單在哭，家宏抱著爸爸的背，像小時候讓爸爸背著一樣，也跟著哭起來。

他想奶奶，不敢跟爸爸說，他想去奶奶家，不想一個人住在這裡，爸爸沒有錢了。「奶奶已經生病了，她住到養老院了，再說，我們也付不出給她的裸母錢。」這是大班的時候，他想奶奶時，爸爸跟他說的話，他一直不相信，以前有錢的爸

爸，怎麼現在這裡也沒錢、那裡也沒錢。想著小時在奶奶家客廳，奶奶坐在搖椅上，教他唸唐詩，還帶去他伯伯店門口坐搖搖船，奶奶拿錢給她放進搖搖船肚子裡，他坐著搖搖船，搖來搖去，搖搖船還放著「我家門前有小河，後面有山坡，山坡上面野花朵，朵朵紅似火，小河裡，有白鵝，鵝兒戲綠波，戲弄綠波，鵝兒快樂，昂頭唱清歌。」他想著跟奶奶一起唱歌、唸唐詩的情景。爸爸說鄉下阿嬤家，就是門前有小河，後面有山坡。這時，嘴角露出難得的笑意又睡著了。

秀鳳來高雄已經半年了，拖著一雙鞋在公寓裡走來走去。怎麼坐，就是坐客廳椅子、洗衣的矮凳子、掛書包的椅子、堆滿東西的床，坐來坐去就是三張椅子一張床，走來走去也是三張椅子一張床，拖鞋一張一合「踏踏—」走路，走到哪裡，就聽到哪裡。白天，屋裡熱，聽見自己走路的聲音，聽自己說話的聲音，她活著。夜裡，聽見自己打鼾的聲音，聽見摩托車穿來穿去的聲音，她活著。

一雙從屏東穿來的塑膠拖鞋，已經磨平了，鞋面也鬆了。拖鞋走在鄉下泥土地草地，聽不見自己的聲音，來到這裡，拖鞋拖著地面，厚小腳板拍著塑膠鞋底，一張一合「踏—踏—」一聲又一聲，跟著每一步向前走，蒼老生命拖延著。走到哪裡，聲音跟到哪裡。拖鞋拍著柏油路，還是一張一合「踏—踏—」往前走。

「你再聽我說，我很久沒有說這麼多話了，不是我不說，是有人說我神經病，有人說聽不懂，有人看見我就走開了，只有那個賣魚的林太太聽過我說話。你知道嗎？我很想要回去屏東，那兒的菜田沒人整理會被佔走，唉！一個像啞巴的孫子又放不下，我能怎麼辦呢？你說，這有天理沒？我看見你一直跟著我走，就把你養進來，這才算天理呀！」喵咪站起身來，伸出肉墊的爪子抓抓木板，「喵—」，點點頭，又「喵—」一聲，穿透早晨的悄悄。

「我這個草地來的草地人，這裡也有屏東來的草地人，賣魚的林太太從里港來這兒二十多年，我從大津來，這個不孝子，只有拿三萬塊給我，把我載來這裡，就跑去泰國，說很快就回來。結果，去了快半年，錢沒影、人也沒影，還好林太太介紹我去隔壁巷子自助餐洗菜、清桌椅、洗碗筷，一天中午兩小時、晚上三小時，五百元。要穿雨鞋，不可以穿我的拖鞋。這樣，嬤孫買菜吃飯還有剩，要不然，就像電視報導的，要燒木炭自殺了。」喵咪聽得津津有味似的，身子挺挺的，尾巴放下劃了半弧，耳朵豎起轉了半圈。

阿嬤的聲音第二波衝進他的耳裡，像班上同學彬彬下課假裝拿機關槍掃射的聲音，他完全醒了。家宏跟阿嬤住在一起以後，剛開始是阿嬤煮飯煮菜，他不必在外面吃。阿嬤跟椅子說話，他讀教室裡借回來的書；阿嬤對著牆壁說話，他在桌上畫漫畫；阿嬤向著他說話，他眼睛看著阿嬤的嘴，想到金魚游到水面張開嘴搶飼料，「佐佐佐—」，說話像吸進奶汁般，渴望又滿足。隔了幾天，阿嬤到自助餐工作，他就吃阿嬤帶回來的晚餐。阿嬤洗衣在地板上洗，他在臉盆洗；阿嬤曬衣服不夠高，要站在矮椅子上曬，他曬衣服在房間用電風扇吹乾就好了；阿嬤回家的時候，他已經寫完功課，也拿抽屜爸爸的印章蓋家庭聯絡簿，睡覺了。

想起一年級第一次在教室哇哇大哭的事。那個鄉土老師說「食飯」「食糜」，他跟著唸「吃飯」、「吃米」，老師拿愛心小手打了一下，「你很笨喔！」，生氣地指著課本裡圖畫裡的一碗飯，要他跟著念「食飯」、「食糜」，「食飯」是吃飯，「食糜」是什麼意思，他不知道。回家問爸爸，爸爸星期日帶他去吃清粥小菜，才知道「糜」是「粥」，煮得爛爛的飯。這是一年級第一次在學校哭，哭自己聽不懂老師說的話，跟奶奶說的話不一樣，每個禮拜星期三學校的鄉土語言日和星期四的鄉土語言課，成了最討厭的課。

今天又是星期三，一到學校，那個導護老師定要全校廣播「各位小朋友，清潔時間到了，趕快做好掃地工作，才能準時參加升旗。」星期一二四五導護老師用奶奶的話、老師的話說，家宏一聽就懂，還會學著跟著說。一到星期三，導護老師用鄉土老師說的話，家宏知道意思一樣，請大家趕快做整潔工作，可見聽起來，混成嗡嗡雜音，不知道在說什麼，只要聽音樂鐘聲就知道要升旗，導護老師真是愛用麥克風說話，他想星期三要用鄉土語言上課、說話，升旗時唱國歌、國旗歌怎麼不用鄉土語言唱呢？

穿透曬衣架的藍銀光亮開了，巷頭巷尾摩托車發動「彭—」「彭—」「彭—」一聲、一聲走了，小孩哭鬧的聲音、打麻將洗牌的聲音、講手機談天的聲音…空氣顯得活潑起來了。秀鳳放下插著腰的雙手，斜靠在鋁門邊，喵咪坐著，尾巴左擺動一下、右揮動一下。瞳孔裡看不見秀鳳黑斑點點的臉。

「不是我愛講話，二十年來丈夫死了，兒子跑了，我要跟誰說話，對著養的豬說，養的雞說，種的菜說，對著遇到的人說，有些人兩隻眼睛直直瞪著，連點個頭、說半句話也沒有。那個自助餐的老闆規定我不能跟人客說話，要說話去廚房洗碗筷再說，如果在店面說話，就要扣薪水，到現在已經扣十幾個鐘頭的薪水，再說下去，就要吃東風啦。」

「那個不孝子，國小畢業就跟我說，學校老師同學瞧不起他、欺負他，他要去屏東市大舅哪裡讀書，他不要在這個鬼地方受人欺侮。說什麼他會自己想辦法，不靠我就可以了，要去外面闖，讓看不起他的人跟他說對不起。」秀鳳想起福財那時候的樣子，差不多現在家宏的身高，眼神射出的尖銳跟他爸爸一樣，那雙被鐵牛撞到後死不瞑目的眼睛，等人來驗屍才闔上。隔了十五年，他又在福財的臉上看到那張咬牙切齒死也不甘願的力道，秀鳳縮在一旁，雙手抱著胸，手掌摸到心臟在跳，全身的顫抖才慢下來，「就隨便福財去吧！」。

「草地是靜得連螞蟻在地上爬的聲音都聽見，一個人不說話給自己聽，就是說給鬼聽。在這兒，是吵得連自己說話的聲音都聽不見，車這麼多，不是要選舉、就是要收壞掉的摩托車鐵門馬達、修理紗窗紗門、抓漏補鍋磨菜刀、賣蕃薯木瓜蕃茄麥芽糖、百貨公司大拍賣超級市場大拼價，裝喇叭的車一天到晚吵來吵去，我的耳朵哪有吹一陣風的時候。我說的不是瘋話，老闆當做我說瘋話，阿宏當作我瘋婆。」喵咪趴下，前腳搔著耳邊的毛，身體抖動了幾下。秀鳳說得急了，散在空氣活躍的聲音，沾上喵咪的毛，微微地顫動著。

家宏起床了，想著上個星期的鄉土語言課，那個鄉土老師對著課本「寫批 ho 阿公阿媽。」「寫信」，阿嬤看不懂我寫的信，也聽不懂我說的話。「歇熱轉去庄腳」，暑假我在泰國。「做伙去溪水掠蝦仔」，阿嬤鄉下家我還沒去住過，也沒去溪水抓過蝦。「我上數念阿公」「心肝金孫」，我不知道阿公長什麼樣子，我不是阿嬤的金孫，只希望阿嬤說的話，跟老奶奶、爸爸說的一樣；老老師教的課本，和唐詩三百首一樣。

上課時，有三個人在教室後面看著他們上課，鄉土老師講話比以前大聲，教室掛著三大張鄉下風景圖片、課本的課文生字放大圖，收音機放童謠大家一起唱：「六月田水蛙（嘿）蛙（嘿）都當的燒，咧………鯉魚仔落水，偶的偶偶的偶偶的尾的搖」，我們分組比賽誰唱得大聲，最後老師每組都發貼紙。那三個人坐在教室後面，看著鄉土老師，看看牆上佈置，看看我們上課，有時低頭筆寫字，下課還用鄉土老師的話問班長文琦，有些同學擠成一圈看著三個客人，家宏遠遠地在教室那頭，玩著小組長發的貼紙。

刷牙時，想起昨天做的夢，鄉土語言考試時，被老師罰站，全班同學寫考卷，他站在教室後面唸唐詩。夢裡有個外國老師教他說英語，爸爸和娜娜教他學泰國話，阿嬤身旁有個大魚缸，一群金魚說鄉土老師的話。

桌上有魚，有蛋，還有稀飯。阿嬤看著家宏吃早餐，自己端碗飯蹲在門檻吃了起來，丟了一條小魚在門邊，貓咪跳下來了。

家宏吃飽飯，走到陽台，抱起正用爪子清著嘴邊兩旁魚屑的喵咪。「你怎麼跑到我家，爸爸回來會趕走你的。」他摸摸腹邊的毛，聞到貓身上魚腥味，一股溫熱傳遍全身。

巷子裡，小孩子騎著小三輪車，阿婆端著碗拿小湯匙舀口飯追著餵小孫子，客家話說著「別跑！別跑！」。兩個推著輪椅的越南外傭，越南話說著「這給妳吃，趕快藏起來。」，交換主人家的東西，放進手把袋子裡。一隻抬著腳在路燈下灑尿的土狗、拄著柺杖的老公公、拿著飯團的學生、推著嬰兒車的太太、拿小手提桶裝豆漿稀飯的小姐，互道一聲「早安！」一天亮了！

早晨，家宏拉著書包上學，想著爸爸要他學泰國話的事，「三碗豬腳」（台語音，泰語意為你好嗎，早安！）一步步迎著晨曦，走出巷子。

早晨，秀鳳穿著淡橘色緊身洋裝，裙尾縫著三層裙擺，兩隻短小手臂前後夾著擺著，穿著塑膠拖鞋的腳前後拖著踏著，「你先聽我說，你先讓我說，做人要有天理，在草地養雞、養豬，來這養喵咪……。」一搖一擺老金魚般游出巷子。